

抗敵將領印象記

馮玉祥



編 杰 文 陳

版 出 社 譯 編 物 讀 時 戰



441

738

75

抗敵將領印象記

編 杰 文 陳

1938, 1. 初版

1938, 2. 再版

戰時讀物編譯出版社

抗敵將領印象記

版權
所有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初版

編著者

陳文杰

出版者

戰時讀物編譯社

發行者

上海新開路
羣力書店

漢口保成路長樂里二號

經售處

漢口 黎明書局
廣州 黎明書局
重慶 北新書局
長沙 明明書局
全國 各大書局

每冊實價二角

目錄

一、蔣委員長訪問記·····	一
二、推動抗戰的馮玉祥·····	六
三、毛澤東在陝北·····	一〇
四、鐵軍的創造者——張發奎將軍·····	一三
五、訪問陳誠將軍·····	二二
六、抗敵先驅的傅作義將軍·····	二六
七、長征萬里的楊森將軍·····	二九
八、朱德的回憶·····	三三
九、彭德懷小傳·····	三七
十、朱彭印象記·····	四〇

一、統一的促成者——周恩來·····	四五
一二、北戰場上的翁照垣·····	五〇
一三、青年將領孫元良·····	五五
一四、陳銘樞將軍談戰局·····	五八
一五、方振武將軍印象記·····	六二
一六、宋希濂將軍會見記·····	六七
一七、項英的過去·····	七二
一八、劉伯承的奮鬥史·····	七六
一九、賀龍的革命史·····	七八
二〇、林彪將軍談抗日戰爭的經驗·····	八一
二一、葉挺將軍印像記·····	八七
二二、徐向前小史·····	九〇

蔣委員長會見記

從岳軍那裏剛好回到居停處，淳如處長有電話來了，說蔣先生叫我去談話，立刻就去，有汽車派來接我。不一會汽車也果然來了。

天在下雨，一個人坐在很宏大的一架汽車裏面，覺得有點興奮。汽車夫是用平齊關縣的，他只是開着在走。

走了一些轉折到了一個地方，又被人引導着步行一段路，到了一處很樸素的住處。

剛進廳堂門，穿灰色的中國袍子的蔣先生遠遠由左首走出，呈着滿臉的笑容，眼睛分外
的亮。

——你來了。你的精神比從前更好，蔣先生一面和藹地說着，一面和我握手，真是分外的
暖和。

廳堂相當寬敞。當門不遠處，橫放着一張條桌，蔣先生背着門在正中的一把大椅上坐著，叫我到桌對面的正首去就座。我說，我的聽管不靈敏，希望能夠坐得近一點。於是我便在左側的一個梭發椅上坐下了。

——你的神采比從前更好，蔣先生又這樣的向我說了一遍。看來比從前更年青了，貴庚是？

——是辰壬年生的，今年四十六歲。

蔣先生的態度素來有威可畏的，有好些人立在他的面前不知不覺地手足便要戰慄，但他對我總是格外的和藹。北伐時是這樣，十年後約今日第一次見面也依然是這樣。這使我特別感覺着慰適。

我也同樣地感覺着蔣先生的精神比從前更好了，眼睛分外的有神，臉色異常紅潤而煥發着光彩，這神彩就是在北伐的當時都是沒有見過的。我見過些西安事變後的蔣先生的像，覺得很有憔悴的神情。抗戰以來的局面不用說是異常繁劇的，念到蔣先生的健康，我自己是暗

暗地懷着有幾分的憂慮。但這憂慮，完全是杞憂，由我自己的眼睛已經證明了。

「目擊而道存，」儲蓄在腦裏所想說的話頓時也感覺着毫絲也沒有說的必要。因為蔣先生的眼神充分地表明着鋼鐵樣的抗戰決心，蔣先生的健康也充分地保證着鋼鐵樣的抗戰持久性。抗戰既堅決而且能持久，國家民族的幸福還有能更超過於這一點的嗎？自然，我並不是素樸的唯心論者，以為精神超過一切。但我們目前的中國是當以精神奮勵為前提的，因為物質的供應雖然不周到，但已相當有了一些準備，如果大無畏的精神力毫不發動，則一切物質上的儲集只是死物，而且會成爲自己的累贅。現在，最高的精神力活動了起來，一切物質上的工具都賦予了新鮮的生命。生命是聯綿繼續的不斷的流。生命誕生生命，要保持着它的不斷的永續，那是物理的必然的趨勢。所以我們精神力一發動了，必然地只祈求物質的充實，以維持活動力的久持。蔣先生是我們最高的領袖，他既有持久抗戰的決心，那他對於抗戰如何始能持久的物質條件，（例如孫總理三大政策所暗示），必已高瞻遠矚，成算在心，不然，他是不會有那樣的清明，那樣的寧靜的。

他問到了我關於甲骨和金文的研究上來，問我今後是否尚有繼續研究下去的興趣。我說，只要有材料和時間，是仍然想繼續研究下去的，關於那類古器物學的材料，散在歐美各國的很多，將來如有機會時很想把它們收集起來。蔣先生允許我，說將來可以設法。

又問到我有沒有朋友可以做宣傳工作的人。我對於這個下問却答應得很含糊：因為以前的朋友大都分散了，有的也改變了興趣，回國以來雖然知道有些長於宣傳工作的人，但不必是我的朋友。因此雖然承蔣先生兩次問到，但我於咄嗟之間，竟沒有可能提出任何人來。

蔣先生又說：希望我留在南京，希望我多多做些文章，要給我一個相當的職務。

我自己也感覺着，我的工作是以做文章為最適宜的，但我因為耳朵聾，沒有可能參加任何的機構。因為很明顯地是不能參加任何的集會的，別人的議論不能聽取，自己的議論也就無從接搭。我把這個情形，直率地說出了，我說：文章我一定做，但名義我不敢接受。

蔣先生說：一切會議你都不必出席，你祇消一面做文章，一面研究你的學問好了。

這樣的懇切實在是使我感激。而且在這簡單的幾句話裏面還給予了我一個今後工作的途徑：學行回顧。我看，在各方面這個途徑恐怕都是必要的。

我沒有再多說話了。

蔣先生又問了我的家眷，又問到了我爲什麼到了日本。

關於到日本去了十年的一層，我也回答得很直率。我說：我沒有錢，在國內不能生活，又不能到歐美去，所以只好朝日本跑。

此外還承問了些我個人的私事，最後是說：我們改天再來詳細的談。於是我便告辭起身，蔣先生一直把我送到大門口。

又是一次暖和的握手，依然是滿面喜色，分外發着光彩的眼睛。（郭沫若）

推動抗戰的馮玉祥

馮玉祥先生到了南京後，就說：「任何天大本領的英雄，也不能悖逆客觀情勢的趨向；任何無用的凡夫，都可以靠他不斷的努力，促進情勢的發展。中國是要求着民族統一，一致對外，所以每個國民應盡的責任，就是督促政府發動抗日戰爭，護爲國家。」又對他的朋友說：「我們是爲抗日而來中央共赴國難的，政府如果不向這方面做去，那末我們就要趕早滾開」。在上面的幾句話中，馮玉祥先生的抗日情勢的高漲與意志的堅決，可見一般。

現在，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已經展開，馮玉祥先生的抗日主張亦隨之實現了。在這抗戰展開的過程中，馮先生的努力與推動，是極有力量的。

馮先生在南京時，早在口頭上或文字上極力幫助蔣委員長的發動抗戰，在抗日問題上，會寫了幾十封信給蔣先生，作精密的討論。並且常和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晤商討論中蘇

提携，進一步而希望蘇聯幫助中國，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同時與于右任、孫哲生、李烈鈞、張繼等堅主抗日的人，在南京上層形成了一個很大的抗戰勢力，加強了南京的抗戰陣綫。他在南京二年中，曾在各機關，各學校及民衆團體作過不知多少次的演講，到處鼓勵人民抗日，到處散佈抗日種子。他那洪亮的聲音，那激勵的演辭，那魁偉的身體，和那奔放的熱情，每次講演都給下級軍官或和一般民衆，一種深刻的感動。

馮先生的察哈爾抗戰和歷史上的首都革命，在在表現了他抗日主張的堅決，留下了光榮的史績。

記者由斐如兄的介紹，特往訪謁馮先生於××，承談時局頗詳，茲錄其要點如下，以饗讀者：

馮先生以爲最近的戰局，固然處於不利的地位，但只要能接受過去教訓，立刻改正錯誤之處，最後的勝利是始終屬於我們的。目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軍隊與人民應該取得密切的聯繫，做長官的凡事應以身作則。

現在的抗日戰爭，是我們民族革命過程中必經的階段，我們要不惜任何犧牲，與我們的敵人搏鬥到底，來爭取我民族的獨立自由，在我們的革命史上建立起最光榮的一頁。

現在前方將士的飲食和救護，以及待遇的改良，是急需設法改進的。前綫將士整日在敵機的威脅下，飲食供養，至為困難，吃的只有光餅，窩窩頭；又爲了輸送的不方便，常常數天不得一飽，尤其在這嚴寒逼人的西北戰場，窩窩頭送到時已結成了冰塊。

救護方面，亦爲前綫所急需解決的嚴重問題。在最近數星期中，前方忠勇將士爲保衛祖國而負了傷，常因担架隊的缺乏而反被敵軍拖了去，遭受種種酷刑，這是最堪痛心的。

至於將士的待遇，亦急需改良；在現在的抗戰將士中，同一階級的竟有數十種不同的待遇，這實是不應有的現象。

總之，我們全國上下，人人應抱着「有敵無我，有我無敵」的決心，用我們的最大努力，去抵抗敵人的侵略，爭取我民族的生存。

講到這裏，已是午餐的時間，承馮先生的邀請，就在那兒吃飯，席間馮先生送了我一部

「在南京一年」及馮先生的大作「軍人救國問答」一篇，在這篇文章中，馮先生對於民衆的
重觀與親切，完全表露了出來。（文杰）

毛澤東在陝北

在陝北隨便找一個什麼工作人員或戰鬪員，你若問他：「毛澤東是怎樣的一個人？」那一定笑開了臉，像問起他一件過去的什麼光榮事蹟似地，立刻用着驕傲，喜悅，嚴肅的眼光掃你一眼，即沒有空閒，他也會抽一點空閒來向你大說一通：「哎！我們的毛主席，那真是文武雙全！打仗打得又漂亮……不說別的罷，你若聽他講演不做筆記也能記得住，若是聽他講演或做什麼政治報告，一連三五個鐘頭包你不會感到疲倦。……」

事實確是如此，凡是遇到他要講演，頭一天通告一出來，那簡直不等到通訊員挨各機關去送通知，消息就立刻傳遍全城了，於是每個人便都火辣辣地等待着：希望立刻就到了明天。開會前，會場上總是早就塞滿了羣衆，一個個都是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台上，準備着熱烈的歡呼和鼓掌來歡迎這個人物。而這個人物走上台來並沒有什麼與衆不同的樣子，個子雖生

得很高，但並不顯得怎麼魁梧，穿的也只是全套和戰國員們一樣的制服，也沒有什麼昂昂然了不得的神氣，也不像一般歐美式的煽動家似的，一開口便是連珠砲似的一串「排句」，總之，一切都很平凡，平凡得每個羣衆都可以去親近他。開頭第一句「同志們」照例說得很輕，似乎無精打彩，語句是斷斷續續的，喉管裏時時發着嗆聲，假若不是一個隆重的大紀念會的話，他手裏的菸捲是不讓它斷息的。當十分鐘二十分鐘過去了之後，聽衆快要感到有點腿酸脚麻的時候，他的語句的間歇便漸漸縮短了，嗆聲也稀少了，甚至把手裏的烟頭也丟掉了，對於問題的剖析，他開始打着各種有趣的譬喻，使得會場上發出一陣陣的大笑。有一次他說到三中全會的「根絕赤禍案」的通過，還不能算是國民黨政策的明確與澈底的轉變，今後還需要更大努力的時候，他打了一個譬喻說「新的形勢好像一個要生的娃娃一樣，現在已經看見頭了，做媽媽的還要最後用一把力才可以生得出來！」不過他即使不這樣說，羣衆也仍然可以聽得懂，而且不感到枯燥，因爲他說話不愛用術語，甚至「現象」兩個字都不用。

他不如一般官兒要人那樣，誰要想去會見一次簡直難似上青天，相反的他還常常親自上

門去訪問他的中下級幹部，互相間攀談起來正像兄弟般的那麼親切隨便的毫無拘束。正因為這樣，他和羣衆之間才能像血流與脈搏似地呼應着，聯繫着，羣衆的心理，才能像自己的皮肉一樣的敏感着，不然怎麼能夠說他是「羣衆中的一個巨大靈魂呢」？

他也不像一般官兒要人那樣，叫人看着好像終天忙得不得了，他處理事務不但是從容和有條理，而且敏捷得叫你弄不清他是什麼時候辦好的，你若在傍晚的時候打他門前走過，也許可以碰着他正悠閒地在看着一本「唐宋傳奇」。他的睡眠很少，經常總是在天亮後至中午十二時之間，從黑夜到天曉便是他底辦公時間，這對於他已經成了生理上的習慣了。聽說在長征裏，因為夜晚要行軍的緣故，才弄成這種習慣的。

若有人說毛澤東先生是一個了不起的戰略家，我以為還不如說他是一個天才的藝術家，他是最懂得工作藝術的一個人，他的工作本身就是一個藝術製作的過程——一幅貫穿十年歷史的「畫卷」。如果不是由他來執筆的話，結構也許沒有這麼緊密，着色也許沒有這麼調和罷？

鐵軍的創造者——張發奎將軍

中國之有鐵軍，始於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怒濤澎湃的大革命時代。當時由這一支鐵軍，摧強禦，克名城，衝鋒陷陣，曾著有空前無比的光榮勝利的戰績。國民革命軍在北伐的戰役中，迅速奏捷，節節進取，下岳州，越平江，打汀泗橋，攻馬迴嶺，破武昌，克九江，鐵軍在這些戰役中都作了中堅的部隊與英勇的先鋒。汀泗橋一役，鐵軍僅以一旅的單位，摧毀了敵人三師之衆，而吳子玉將軍親身訓練的第三師——被稱爲當時北洋的勁旅，即在這次鏖戰中瓦解了。當武昌爬城時，鐵軍的獨立團第一營率先登，營長曹淵以下全營士兵都做了縋城的烈士，然而城破了，守將劉玉春陳嘉謨終做了帳前的俘虜，馬迴嶺一役，更將號稱五省聯帥的孫傳芳擊破了。

鐵軍在前一階段反帝反封建的偉大門爭中，著有戰無不勝的奇蹟，克踐了掃蕩封建軍閥

的任務，使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奠下了初步的始基。鐵軍由創立而鍛鍊而成長，實反映這一時期民族鬥爭與民主革命交織的激流，因此可以說，鐵軍在民族解放運動的階段上，應運而生，實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當我們回憶到鐵軍在國民革命鬥爭中那一頁光輝的史蹟，便使人聯想到鐵軍的創造者與領導者——張發奎將軍。這一軍事集團由艱難苦鬥而發育而至龐大的過程，正如張將軍一生經過無數鍛鍊而屹然不拔的歷程一樣。

張將軍是粵之始興人，始興縣僻處在粵北的一隅。山巒起伏，與外界很少接觸，自然風氣不免閉塞。當清末的時候，顛覆清室光復漢族的運動，已在各地普遍的醞釀，而廣州是時更成爲革命支流的總匯，他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洗禮，在十四歲的時候，悄悄地離開了家庭，跑到遼遠的省城。他到了廣州，因爲人地生疏，找不到革命組織的關係，轉而服膺當時另一派人實業救國的主張，遂投入了廣州工藝廠充藝徒，學習織染，差不多一年，鑒於國事日非，覺得非推倒滿清政府腐敗的統治，不足挽救危亡，所謂「實業救國」簡直是一種空談，他

帶着失望與憤激的情緒過返了故里。

是年秋，清政雖然鼎革了，但是華北反革命的勢力，仍然很龐大，非經澈底掃蕩，不足以奠定民國的基礎，所以他決心要投軍，立志參加北伐的鬥爭。當時聽說廣東陸軍模範團快要出發了，他激勵着他一位總角至交的朋友華岳高同去投效，於是他們很光榮地當了模範團的列兵。然而模範團出發北伐的消息，跟着南北共和而打銷了，他們非常懊喪，知道革命的事業，尙非常遙遠，當趁此時機，速即充實自己的本領，期待事業之來臨。民國元年，適黃埔陸軍小學第六期招生，他得到了這樣一個喜訊，馬上離開了列兵生活，考進了陸小，同時並正式加入了國民黨，得償獻身黨國的志願。這時結識同班生薛岳先生，相與切磋琢磨，得到不少的助益；又得着朱執信鄧仲元兩先生的薰陶，對於孫中山先生的學說與革命思想，都有十分透澈的了解，儼然成爲頭腦豐富而勇敢堅決的青年革命軍人。

民國二年，廣東的政權落在封建軍閥龍濟光的掌握，政局頓然改觀了，龍濟光摧殘革命背叛民國的陰謀，日益暴露。薛岳先生接着黨的命令密謀刺殺老龍，將軍很高興要去參加，

但結果未得黨的允許，而薛岳先生因事機不密被捕了，他雖然受了老龍絕大的猜疑，然而因爲鎮靜的應付，依然能在校中暗地繼續革命的工作，而至於卒業。

他在十八歲的時候，陞入武昌陸軍第二預備學校，在那兒安靜地讀了兩年書，又因密謀刺殺湖北督軍王占元，失敗後，被學校除了名。雖然沒有好久，學校恢復了他的學籍，並且准他陞學到保定軍校，但他以爲專讀死書，無濟於事，於是決心犧牲了他的學校，悄悄地從武漢奔回廣州，跟着朱執信先生往返於港澳間，參加了許多革命的祕密危險而且艱苦的下層工作。

民國八年，將軍初任粵軍第一師的獨立排長，本其所學，游刃有餘，深得長官的賞識，士兵的愛戴。民國九年擢升大元帥府警衛團第三營營長，護衛孫大元帥，平定了陸莫；收復了兩廣，師次桂林，大元帥很激賞他，是時與第一營營長薛岳，第二營營長葉挺，有革命軍中的三俠士之稱。民國十年春，正準備着由桂林出師北伐，但是陳炯明叛變的陰謀發現了，鄧仲元先生被刺，北伐大計受了打擊，大元帥乃回師廣東，苦勸陳逆贊助北伐，一面出兵江

西以示無他。張率隊牽衛行營，甫至韶關，而陳炯明竟在廣州公然圍攻總統府，砲擊觀音山了。那時警衛團留駐廣州的薛葉二營苦戰了三天三晚，卒被陳逆解決了，張因勢孤力薄，乃率蘇德桑連百餘人闖赴南雄，期待北伐軍來援，不料逆軍窮追不捨，援兵未至，餉彈均無，不得已實行入山，在始興清化都亭一帶，採取游擊戰術，時出時沒，雖經逆軍迭次的圍剿，重大的利誘，將軍發揮神武，抵抗到底，身經百戰，並未能稍挫他的銳氣，這是張將軍畢生事業中最艱險而最光榮最義俠的一段歷程。

東江之役，他又隨師出征，擢升了獨立團的團長，平定東江後，回師削平劉楊，他又陞了旅長。其後，南征鄧本殷，收復瓊崖，他陞至十二師師長，其時軍長為李任潮氏，其他各師師長為陳銘樞，陳濟棠，徐景唐。

一九二六年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張任十二師師長，副師長為朱暉日，團長為繆增南，黃琪翔，許志銳，另轄一獨立團，團長為葉挺。因為他的部下，無論是下級幹部或者是士兵，可以說都是深明主義勇敢而堅決的鬥士，因而在北伐戰役中，戰勝攻取，常居於英勇的先

鋒地位，他在馬週嶺破了孫傳芳回到武漢的時候，便擢升了第四軍軍長。武漢民衆鑄贈了一塊鐵牌，上刻「鐵軍」兩個大字，於是鐵軍之名，遂由此而產生。

二次北伐，師次駐馬店，南方的鐵軍碰巧遇到了北方的鐵軍——富雙英師，於是兩個鐵軍碰擊了一下，結果假鐵軍在真鐵軍面前整個地粉碎了，當時人們稱譽張將軍的鐵軍爲鋼軍，因爲鐵軍在戰術上已鍛鍊得成鋼了。鐵軍在這次偉大的勝利中，聲威大震，戰區內聞鐵將軍之名的，真有使小兒不敢夜啼之概！在會師開封，奏捷凱旋的時候，將軍便榮任了第二方面軍總指揮，

一九二七年之秋，將軍率師回廣東，平定粵局後，遂離職去國，作了櫻島的寓客。將近一年，復返國入京，因軍隊縮編，改任了第四師的師長。

「九一八」事變，淪陷了東北幾省土地，將軍義憤填胸，請纓馳師援黑，但未得到當局的許可。一個熱血的愛國軍人，當國家風雨飄搖的時候，不能上馬殺敵，而且請纓無路，這自然不免有髀肉復生之感了！他不甘作不抵抗的軍人，也不忍留居國內，坐視祖國的危亡中

於是辭去了軍職，出國考察軍事工業，悄然踏上了遼遠的征程。因為他帶着羞憤離去了故國，他不肯露出軍人的面目，在海船中坐着三等艙，在歐陸旅行的時候，還是坐着三等車，住着廉價的旅館，在樸素的餐室裏進餐，一切的儀表都未顯出那種可尊貴的紳士態度，雖然他是中國國民大眾所敬仰的軍事領袖。他以平民的資格與外邦人士接觸，很少有人知道他就是中國有名的鐵將軍。然而正因為如此，他在交際場中常遭到尊貴的紳士們的卑視；即在下層社會亦遭到諷刺與奚落。但他在另一個角落裏，却受到人們極大的歡迎。當他出現在華僑或留學生的歡迎會上，他是以民族英雄的聲望，博得全場一致熱烈的掌聲與最高的敬意。

廿四年春，他由美歸國，披著滿腔孤憤誓為祖國復仇的情緒。這時長城各口繼熱河之後淪陷了，而冀東察北的形勢又岌岌可危。他鑒於邊防問題的嚴重，乃作考察西北邊防之遊，除邊疆軍事佈置防禦工程外，並留心觀察各地工商實業及農村經濟狀況。廿五年，被任閩浙皖贛四省邊區清剿總指揮。同年十二月，因西安事變，統一告成，全國武裝同志槍頭一致對外，將軍乃被任蘇浙邊區主任現職，警備國境，儼然是一把「北門的鎖鑰」。

以上是張將軍戎馬半生一個簡短的歷程。他的軍事天才在將來還有無限的發展，他今年才四十一歲，比日本少壯派領袖荒木貞夫至少要小十歲以上，比在淞滬對壘的敵軍統帥松井大將，怕要小到半個花甲了。

現在當全國軍人奮起抵禦強寇的時候，將軍獨肩保衛浦東的鉅任，兩月餘的抗戰，敵人被限制在黃浦江岸，未敢越雷池一步，至今楔形的浦東還能金甌無缺，不能不歸功於將軍指揮若定的戰蹟。

他具有軍事的天才，政治的頭腦，堅韌不屈的性格，活潑而天真，有一種青年人的情熱，從他底嚴肅的儀表中靄然透露出一種和善可親的正誼。他的體格雖不是碩碩壯偉，但他那種精悍十足的氣質，具現了近代軍人的風度。

他有一種儉約樸素的節操，平生除偶進「杯中物」外，絕無其他嗜好。他現時每月僅費八元的膳費，沒有任何物質的享受，「誰謂荼苦，其甘如飴」，他精神的勝利遠超任何物質之上。他的家庭每月開支連房租在內，不過數十元，張夫人且親自操作。他俸金的節儲，完

全用在興辦教育及購買救國公債上面。

我同張將軍的關係，可以說是他的舊屬了。十年前，我在武漢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供職時，覺得他是堅勇沉着的復興民族的少壯軍人，很使我肅然起敬。十年後的今日，我又重來軍中，人事紛更，滄桑幾變了，然而映入我眼中的張將軍。還是那副英氣勃勃，不減當年的氣概。

最後我願效基督徒的口吻，祈禱上帝爲他祝福，賜他以更大的力量，好使他担起掃蕩寇氛復興民族的巨任，奔赴他不盡的光榮的旅程。（范文）

訪問陳誠將軍

記者風晉謁陳誠將軍。將軍爲人極懇摯，暢談戰局，沈着透闢。茲摘錄其要點如次，以饗國人。

(一)倭寇對我侵略，國策早定，舉國一致，無論任何黨派，任何內閣，任何國人，莫不皆然。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亦祇有絕對同心，共同一致，對倭作戰，貫徹到底，以爭取全民族的生存，絕不可再有什麼思想主張的各異，與利害意氣的爭執，給予敵人各個擊破的機會，而致同歸於盡。

(二)對倭作戰，必須實行消耗與持久戰，換一句話說，就是祇有拚命的奮鬥犧牲，而且要長期的奮鬥犧牲。所以對倭作戰一經開始，便須抱定三年五年如一日的精神，確信大家祇有沉着堅定，百折不回的朝前幹去，無論如何，總要堅決到三年五年，以爭取最後的勝利。

。能够是這樣，才可以剷除短期得失之念，不致因小勝而浮動、因小敗而喪氣。

（三）中央及領袖對倭作戰的決心，業已有過多次鄭重的宣示，全國軍民，共見共聞，所以戰局既經展開，便絕無中途妥協或委曲求全之餘地，因為中途妥協即是投降，委曲求全即是自殺，祇有沈着堅定，發揮決心與毅力的長期奮鬥犧牲，才是全民族死中求生的唯一的出路。

（四）對倭作戰制勝之關鍵，不徒在軍事之本身，與經濟有密切之關係。我國平時因受帝國主義者不平等條約之束縛，以致產業無法振興，現值非常時期，亟應善為運用，即以戰爭手段力求經濟束縛之解放，亦即力求我民族工業之復興與建設。此次戰事發生以後，中日貿易完全斷絕，各地日本僑民紛紛失業回國，實不啻日本自毀其市場與產業。尤其是日本在上海之紗廠，停頓毀滅，更為其對華經濟侵略之致命的打擊。在此時期，正好將我國各項新興工業移往後方，並相機恢復農村固有之手工業，樹立用土貨之風氣，杜絕奢侈品之消耗，此聖雄甘地之所呼號禱祝而不得者，我乃以對倭作戰得之，如此持之三年五年，我國之基礎

日固，倭寇之資力必竭，實為無可疑之事實。

(五)至於民衆方面，援助政府對倭作戰之處，自然甚多，且亦極關重要，但有一個原則不可不特別注意者，即絕對的「集中力量」是。雖則在行動上不妨化整為零，以減少敵人攻擊之目標，且收取因地制宜因時制宜之效果，但在精神上則必須化零為整，一切的一切，須絕對的確切的集中於一個總目標總旗幟總路綫之下。例如就文化界說，發動全民族的對倭作戰亦即對倭作戰的精神總動員，當為全體文化界共同，遵守最高原則在此，最高原則之下，一切當集中精力，照此進行，不可各有各的說法，或始終抱着懷疑的態度，以致本身基礎不固，人民無所適從。又如就慰勞捐款說，過去民衆團體各自為政，對各部隊逕行解送，盡力固然不少，流弊亦復甚多，因為捐送物品者，多不合戰地實際之用，不免等於浪費，而捐送金錢者，士兵不得實惠，多入官佐私囊，尤足助長驕奢，所以今後只有將慰勞捐款，一律解交政府，集中中央，或指定購買軍用品，或專門作為救濟受傷官兵及陣亡官兵家屬之用，方能做到款不虛糜，而且發生實效。

(六) 總括起來說：自對倭作戰開始以至今日，軍事方面，當奮勇衝擊，予敵重創之後，一時在旅進旅退中，但經濟上精神上以及國際輿論上的勝利，很顯然的已屬於我。而且即以軍事論，目前雖以戰略關係，對於一二陣地略有移動，但就全局言，並不得認為失敗。此一二陣地之移動，似於敵方有利，但敵人爲此而耗費之代價幾何？又與彼所預期之速戰速決相去幾何？我敢相信，祇要我們繼續如此的堅決着，拖延着，拖到一年半載，三年五年的時候，敵人軍實消盡，經濟崩潰，國本動搖，一定要在我們面前屈服的。所以實行持久戰與消耗戰，必能將敵殲滅，實爲我們對倭作戰的鐵則。我們全體官兵以及全國民衆，都是炎黃一脈的後裔，頂天立地的男兒，遇着現在這樣報國的好機會，一定能够團結一體，百折不撓，以共同負起全民族解放戰爭的神聖的任務！在我個人，更願竭盡棉薄，勉爲前驅，與我全國同志同胞，一德一心的加倍努力，敢信最後的勝利，一定在我而不在敵！

抗敵先驅的傅作義將軍

自全面抗戰展開，傅作義將軍爲抵抗敵人的侵略，爲保衛祖國的領土，正在前方與敵寇週旋，以完成他守土衛國的軍人天職。傅將軍的爲人是向來主張「不說硬話，不做軟事。」據前方的友人告訴我，他不但是不說硬話，而且平常簡直連話也少說，只是每天每刻做他的抗戰工作，跟新聞界朋友，非遇到必要時，也少談天的。

在那位招待室朋友慇懃的招待下，把我引進了一間簡樸整肅的會客室。幾分鐘之後，那位舉國敬仰的抗敵將軍——傅作義氏，精神煥發的和我握手見面了！他祇穿着一套灰布的軍服，頭是禿得光光的，雙目特別逼射着弈弈有神的光輝。

他首先打開話匣子，很懇摯地說：「你們太辛苦了！從南方到冰天雪地的前方來，全國同胞這樣熱烈的關懷我們，援助我們，輿論界文化界這樣的鼓勵我們，真使我們太感激了！

其實呢，軍人能在國防前綫守土抗戰，這還不足以使敵人的進攻和侵略就此止步。祇有全國一致的那種熱烈民氣，不分職業，階級，老幼，智愚，一致堅決抗戰的事實，這些鐵一般的事實，才使敵人對於中華民族，另作估量，想一想，眼前的中華民族，是否跟以前一樣的可隨便輕侮？大陸政策在中華領土上推行，是否可以一帆風順，所向無敵？說到「守土衛國」——跟侵略我們的敵人，在疆場上一拚。」這本來是我們軍人的本份。眼前我們在軍事上雖受到了小小的挫折，但對於我們的整個抗戰前途，是沒有什麼關係的；我們將不惜償付千百倍於眼前的這種犧牲，血的代價，來爭取我民族的生存。

「這次抗戰中的士氣，的確和以前迥不相同。譬如說傷兵罷，以前內戰時，士兵受了一點輕傷，誰都要假裝重傷，滿口呻吟，以便退回後方醫院休養。可是這次在前綫上帶傷的士兵，輕傷的誰都不願意退回，好像一退回，便要放棄這千載難逢的殺敵機會。就是傷重的住院傷兵，他們沒有一個焦灼着自己的創傷，怎麼還不趕快痊愈，好使他們重回火綫殺敵。在已往對內作戰時，士兵們看了戰死弟兄們的屍首，心裏總不免有些難過，可是這一次，大家

見了戰死的弟兄，沒有悲哀，祇有堅決的拾起死者遺下的戰具，邁步向前，而戰死者的遺容；祇有完成了自己的任務後的愉快和安詳，也絕無苦楚的感容。士兵們的心理，都認爲以前幾次國內戰爭，大家只是跟一部份人所仇恨的敵人作戰，而這次槍口所瞄準的敵人，正是我們四萬萬五千萬人大家所仇恨的敵人，所以戰勝了，全國人便會欣歡鼓舞，就是戰死了，也有全國同胞來哀悼，憶念啊！以前逢到戰爭，要動員部隊往前方，大家總是你我推讓，口裏雖然不說，然而心裏誰都想滯留在安全的後方做預備隊。這次集中特命的部隊，却天天盼望上面有命令，調到前綫去。有些士兵們，甚至等「開往前綫」的命令，等得不耐煩起來，寫出似通非通的信，給他們的長官，怨長官爲什麼不調他們上前綫？憑這種士氣，使我深信敵人要我們屈膝，那實在是夢想，更堅信我們民族解放的前途，必有光輝勝利的一天！」

傅將軍說話時，非常興奮而堅決，他的話雖然不是高澈雲霄的高調，然而每一句每一字都是坦白而真實的！在這全面抗戰正在繼續進行的現在，願全國同胞，細細地體會一下！

（問傑）

長征萬里的楊森將軍

四川人或者去過四川的人，大家都知道楊森將軍在四川的文化事業和建設事業上有着特殊功績的一個進步軍人。記得，民國十年楊森將軍曾經歡迎過很多新文化運動的先覺者到四川去負教育的責任，比如惲代英，蕭楚女，李求實，唐際盛，盧冰，北伐時攻打武昌城而殉國的謝嘯仙，都是他請到四川去做新文化運動的人物，當時在四川，凡是他的駐防地中通俗教育館，通俗演講會圖書館，巡迴文庫，在通俗教育館指導下的各種戲劇活動，各種改良的書場，運動場，陳列館，大小的公園幾乎遍地都是，爲了要發展四川的實業，曾經普遍地飭令造林，改良牧畜，鼓勵生產，爲了要便利交通，曾經發起兵工修路，發展航業，最有名譽的民生公司的創始，都是由於他的負責幫助，才有今日的成績，爲了四川的工業，他曾經請去很多的工人師，爲了四川的文化，他曾經請去很多的文化人；爲了四川的體育，曾經請去

很多的體育專家，爲了各種的事業，曾經請去很多的專門家，總之楊將軍爲了要建設一個新四川，曾經盡過很大的責任。

楊將軍不但是個努力文化事業的進步軍人，而且是一個有名的勇將。

楊將軍現在在這偉大的戰場上他已經加上了前綫，以他這樣一個勇敢的進步軍人，在蔣委員長的領導之下，記者認爲楊將軍所率部隊在抗敵的鬥爭上，確實是加了一支生力軍。

記者和楊將軍不見面，已經是十四年了，聽着楊將軍在這偉大的抗敵戰場上用他的血肉和暴敵決勝負的時候，便冒着砲彈，親自趕到火一般的戰綫上去拜訪他。

爲了等車，達到××通信處已是很晚了，早已有同鄉人通知過了，軍部早派有人在通信處候我和×先生，在那裏又打了一個電話，到達軍部的時候，一灣殘月已從樹梢中露出模糊的臉來，田野放出清香的氣息，朦朧中我看見了幾個黑影，經帶路的人問明後，才知道是楊將軍和夏將軍出來候我們。

在那個不十分明亮的燈光下，我看見楊將軍還是和十四年的一個樣子積彩弈弈，非常沉

毅，從他的談話中，我才知道上海抗戰開始後，他個人已經上過戰場，他到過××師，××師，土肥原到山東的謠言一起，他又去過山東一次，他告訴了我他在隴海道上火車中的感懷詩。

他說：曾經問過韓復榘，關於土肥原的話，他說沒有這件事。由山東回到四川，我們的步隊就馬上開到前方，本來我們的步隊是在貴州，在八月十五日奉命改編，九月一日出發抗敵，廿五到武漢，十月十日到前綫，本軍原有上峯預定，作為出擊部隊，以××，×××之綫，屏障××縮轂京滬，敵人五次總攻開始，即舉陸空主力，企圖突破此綫，襲取上海威脅南京，此時我守兵因衆寡懸殊，陣地已呈不穩之衆，本軍見危受命，於十三日增援該綫，惟部隊尚未到齊，儘我×××師×團之衆，經血戰一日，將陳××收復，我素有戰功之林團長陣亡，第二第三兩日，敵復增兵猛撲，我×××師之團旅，亦由後方趕到。加入惡鬥，敵在×××，×××兩點正面一千餘公尺之地，每日投炸彈千枚以上，砲彈在五千發以上，我工事全毀，但我軍有進無退，衝鋒肉搏，每日達十餘次，雙方傷亡枕藉，在十七日換防休

息。

「這次的犧牲固然很大，只有在這樣犧牲之下，才可以證明我們軍人的人格。」說時楊將軍又示以前綫近作一首：

滿天星火遙相望，切齒倭奴勢正張；

指點三軍殺敵處，×××日月如霜。

在談話中，不覺已是深夜，我們告辭了楊將軍便到軍部給我們預備的房中去休息，分手時，楊將軍說：

「好好休息吧，不要就心，這次的抗戰，勝利一定屬於我們！」。

朱德的回憶

我認識朱德，是一九二三年六月，在德國的佛勞克特。那時我在歐洲漫游到佛勞克特，他適在佛勞克特旅行，這樣我們就因爲了「黃色同胞」之故，而在佛郎德里斯旅館裏會見了。

「啊啊！你真像魯迅。」我一見他的面，就這樣歡呼起來。我那時雖然已經四十六歲，但總還是像小孩子一樣想到就說，好像朱德並不以爲忤，我們就一見如故地暢談了許久，由於這一次見面，我們居然成了莫逆了。

一九二三年會見的時候，他是四十五歲，今年當是五十九歲了。他的身材是長長的，但並不胖。他的面貌簡直像魯迅。魯迅是文學家，他的容貌又典型地像一位將軍，不錯，他是將軍。

我談到過去，他說了許多過去的事績，像聽歷史故事一樣，我聽得忘記了口喝。

在民國元年的時候，他做了雲南省城的警察廳長，那時朱培德與金漢鼎都與他同事，金還是他的部下。蔡松坡雲南起義的時候，他在松坡部下當旅長。那時袁世凱派了人去運動他，送他五十萬，要他對松坡倒戈，而且還要給他大官做，但是他拒絕了，他說：

「嘿！那時如果我一倒戈，松坡就束手無策了，因為那時松坡只有三旅人，我自己一旅，還有一旅我也可以操縱。但我決不這樣做。」

一九二六年冬天，我由廣東到了南昌，那天到督署（那時已改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行營）去會蔣介石，在會客室中，會到了我們在佛勞克特認識的朋友朱德。他顯然是蒼老得多，但精神還是很足。

「啊！好極！老王，又在這裏會到你了，你好？」

他一見我就握住了我的手，我的手被握得發疼，但這疼是愉快的，我們起勁的握了一握

手

從會談中，我纔知道他已被任爲第二十軍楊森部的軍黨代表。

「恭喜！又做官了。」我滑稽地說。

「笑話，笑話！那算什麼？對革命可盡一點責任，但恐怕還不能去。」

於是我們又談談許多關於四川軍隊的情形。

「我並不是想做官，但到四川軍隊裏去整頓一下，也是有意義的，一切等會過介石之後再決定。」

隔了四五天，我又在東湖邊的總政治部駐贛辦事處會到了他，纔知道他到二十軍去已不可能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間，我又到了南昌，那時我們的老朋友朱德，已經做了南昌公安局長了。他在十幾年以前，就做過警察廳長，現在做公安局長，當然是輕車熟路，可以愉快勝任了。不過他那時顯然是很失意的，以他的才略，以他的抱負，當一個公安局長，當然是委屈的，況且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就是他的老同事，如今他爲一省之主席，而自己却只當一個公

安局長。

後來我回到武漢，從江西朋友的來信，知道他已做了第九軍副軍長了，這對於他似乎是較適宜的工作，第九軍軍長金鼎漢是他的舊部，現在部下做了上司，上司做了部下，這似乎
是太顛倒了。

後來，朱德做了紅軍司令了。當他在井岡山的時候，朱培德派了楊池生，（第九師師長）楊如軒（第三十七師師長）去打他，兩楊的宣傳隊到處貼打倒朱德的標語，後來朱德的部下來把朱德兩字中間加一個培字，這標語就成爲打倒朱培德了。兩楊部隊來的時候，也把培字塗去，如此反復塗寫，終於朱培德被調任了。

我和朱德的會見，前後十次，我覺得他是一個堅忍耐勞的人。他做事很負責，學問也還不壞，據說他的軍事學識很好，政治學識也在水平綫上，同時他又喜愛文學，他能够懂英德法日各國文學與語言。

彭德懷小傳

第八路軍副總指揮彭德懷，他現在的名氣和朱德一樣大了，但關於他過去的歷史，却很少有人知道得詳細的。實在，他在紅軍中，也可說是比較後起的人物。

他和賀龍蕭克一樣，同屬湖南人。革命軍誓師北伐，直到武漢政府時代，賀龍已任二十軍軍長，他却還是一個營長，隸於第三十五軍；那時的軍長是何鍵。何鍵做安徽省政府主席的時候，（西征之役以前）他隨何駐紮皖境，直到退回湖南時止，方升任團長，改隸第八軍劉鄩部下。當黃公略亦為第八軍獨立營長。彭德懷於民國十六年在南昌正式加入共產黨，係黃公略的介紹，所以彭黃兩人的感情很好。十七年，彭德懷駐防平江，黃公略發歸彭指揮，駐紮於平江縣屬的長壽街，當時中央對全國軍隊有編遣的消息。彭黃恐被遣散，遂於十七年八月在平江發動兵變，轉戰到袁州，經張輝瓚部追擊，乃復由袁州安福到井岡山，和朱毛會

合，改編爲紅軍第五軍，彭德懷任軍長，黃公略任副軍長。

民國十八年一月，國軍第三第八第九三軍合圍井崗山，當時山中糧食接濟困難，遂計劃突圍而出，但因傷病過多，恐行動受牽制，乃決由彭德懷和黃公略守山，朱德毛澤東則率紅軍第四軍經遂川上猶轉戰入贛南。彭黃留山部隊，因兵力單薄，糧食不繼，卒於十八年四月爲國軍擊破，井崗山一度失陷，彭德懷隻身逃出，幾被國軍所獲，所部紅軍第五軍，因事出倉猝，損傷甚大，一部由李燦率領出湘東，一部由賀國忠率領出贛南。彭德懷隻身逃難十餘日，始到賀國忠部，黃公略在山中潛伏月餘，才乘機逸出，和李燦會合。李燦的一縱隊抵平江瀏陽交界的黃金洞後，收編當地紅軍游擊隊，共約五六百人，槍三百餘支，轉戰至鄂東的陽新大冶，恰巧當地駐軍獨立第五旅唐雲山部第一團兵變，投入李部，李即擴編成爲紅軍第八軍。後李抱病離職，乃以何長工任第八軍軍長。彭德懷自率賀國忠的一縱隊攻下安福，獲槍三百餘，賀國忠卽於是役斃命，後彭聞李燦消息，乃率部由贛南北上，於十九年三月底在修水銅鼓一帶，與李部會合，成立第三軍團，自任總指揮，改賀國忠的一縱隊爲第五軍，委

鄧萍爲軍長，於是彭轄五八兩軍聲勢一天比一天大將起來。

彭德懷勢力發展以後，即以湘鄂贛邊爲根據地，與當地防軍時常接觸。當時蔣委員長部下的中央軍，正在北方和馮玉祥閻錫山的軍隊大戰，湖南防軍薄弱，屢次被彭打敗，彭遂將敗軍收編爲湘北獨立師，以孔荷寵任師長。十九年七月，何鍵部危師被彭打得大敗虧輸，彭乘勢進攻長沙，何鍵猝不及防，被迫退出，長沙遂被彭德懷攻陷。從此以後，姓名不見經傳的彭德懷，名聲就和朱德一樣齊了。

彭德懷現在年約四十歲左右，身材很魁梧，頭頸却很短，聲音很宏亮，他的樣子看起來很像普通的農民，隨便的在街上走着，向士兵詢問日常的生活用手拍着他們的肩膀，好像一個老叔父模樣。但他的面容雖是和藹，眼光却很銳利，每個被他看了一眼的人，好像自己心裏的任何祕密都被他看破了一樣。

朱彭印象記

「紅軍」爲參加民族抗戰，已改變了他們的策略，拋棄了他們的紅旗，站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下，和蔣委員長長的領導下，改編成國民革命軍的第八路軍，開到抗戰最前綫，已和敵人作戰了數次，而且都得到相當的勝利。一般人對過去的「紅軍」作戰的耐久性，和他我戰術上特殊的優點，就是以小犧牲換大勝利的游擊戰術，都抱着一種熱烈的希望，希望他們在這次民族抗戰中，有更好的表現，爲捍衛祖國盡黃帝子孫應有的責任。記者同具這個願望，假這次在前方工作的機會，特別在國慶日那天早晨，由太原出發，去訪問八路軍的正副總指揮，就是深入人們腦海中的朱德，彭德懷兩將軍。一輛載重車，裝着念多青年，除了九個新聞記者外，他們都是去八路軍部工作的，一路上他們唱着抗戰的種種歌曲，歌調雖不十分合拍，聲音是雄壯的，精神是煥發的，却也喚起了行人的注目，破除了我們旅途的寂寞。車在黃

土道中走了七個小時，將近傍晚到了一個離太原有二百數十里的縣城，再由縣城出發，在黑暗摸索中，步行了念五里，翻過兩重山，一個山頭，那就是八路軍的總部，我們的目的地。

當天因為時間過晚，由副官處招待我們食宿。並由副官處長唐君，陪我們談天，談的都是過去「紅軍」生活的經過。雖然我們有一天的勞頓，可是聽了這富於興趣，饒有意味，而且過去是十分不開的歷史故事，把我們的疲勞驅逐了。直到夜深纔就寢。第二天的上午八時，我們在八路軍的總部，一個着一身舊灰布軍裝，戴着一頂有黨徽的人，正坐在辦公桌前翻閱電報公事，經介紹後，才知道他就是彭德懷，八路軍的副總指揮。相互的招呼一下，我們的注意力也就集中在他身上，服裝簡樸，與他們的勤務兵是一樣。也許還趕不上勤務隊的整潔。因為他正在辦公，我們不便打擾，順便看看室內的佈置，四壁滿懸軍用地圖中央兩張方桌拼成的辦公檯，一幅滿沾墨蹟油漬的白布覆着，文具極簡單，大概只敷他們每個人使用。坐的是幾條長木凳，此外再沒有什麼了。這時有勤務端上兩盤茶，一盤燒麵，把檯布撤去一半，就是餐桌，他停止了工作，開始他的早餐。同時開始了和我們談話，邊吃邊談，沒有

一些客套，沒有一些掩飾。

態度帶些浪漫，但是也很嚴肅，面容是和藹，目光是很銳利。我們所問的話，都有詳細而誠懇的答復。經過一小時多的暢談，我們辭出，將近傍午，彭先生悄悄然到了我們的寓處，隨便的坐下，又隨便的閑談。不到半小時，我們的午飯開來了，他就一塊和我們吃。兩盤菜和一盤燒麵，是照例簡單的聚餐，却饒有豐富的意味。下午我們又去總指揮的辦公室，一個穿士兵衣服戴眼鏡滿臉鬍子的人，站在門口，我們幾個人都沒有十分注意，而跨進了門。可是他們參謀長立刻過去向我們介紹，這位是朱德指揮，剛從前綫回來。這時我們的內心真是無限的慚愧。可是這實在也難怪，他們沒有符號，沒有領章，更沒有一般高級長官的派頭，額上既不刻着字，你說只一個不相識的人，如何分別出誰是長官誰是兵士？雖說善於識別人的新聞記者，到此也技窮了。他開始和我們談話，同樣沒有什麼寒暄和客套，要談他所要談的話，很緩快而很有力，態度是很沉着而剛勁，言語間很少含有理論，好像一句話出發點，都概據着事實上的體會或經驗。到了五點多鐘，我們就在辦公室吃飯，這次是他們請客

了，席間增加了三盤菜，不消說是他們對遠來的賓客，表示一點歡迎的意思。記者和兩氏雖僅有一天的晤談，他們起初給我的平凡印象，已經給不平凡的談話，特殊的風度，完全衝散了。的確是的，世界有許多不平凡的人，常常在一副平凡的外表下隱藏着。

記者和朱彭兩先生的談話，所談的範圍很廣泛，有過去的回憶，有現實的情況，也有誠懇的推測，談到八路軍在晉北作戰，尤其是在平型關一役，頗饒興趣。現在就把兩位所談綜合地記載下來。那次戰事的發動，於上月二十五日，因為敵人看到雁門關，既有天險作屏障，又有重兵把守，自然不易進攻，因此想由我們右翼的平型關進兵，偷被突破，就可以直進繁峙代縣，而將雁門關一棧截斷。敵人的打算，是很週到，也很毒辣。可是這種企圖，我方早就料到，所以事前對付這方面兵的配備，很為雄厚，傅高等部分駐圍城口下午邊等地，八路軍在冉莊，百崖台，調溝等地埋伏。只待敵人前進，就同時開始四面包圍，一鼓而殲滅之。這次的佈置是十分嚴密的。敵人完全不曉得這裏的虛實。

二十五日那天，敵人著名的坂垣師團的第十和二十二聯隊，竟浩浩蕩蕩向平型關進攻，

不料剛過小寨村地方，這是兩面皆山，中間是一條溝道，八路軍突由側面出擊，這是敵人夢想不到的，一待恐憚萬狀，真是進退維谷。但這正是我方的大好機會，八路軍一舉而將敵包圍，踞高臨下，齊用手榴彈擲去，敵人雖頗頑抗，可是在那狹隘的溝道，不能施展他的重兵器，又無法衝擊，只有束手待斃了。敵人除當時傷亡甚多外，並活活的被我俘獲一千餘人，奪得坦克車及馬托車共七十四輛，並抄獲敵人的高級司令部，得到重要文件及軍事地圖甚多，又發現一具穿着高級將官的制服的屍體，這些重要文件，現在都運往南京了。七十餘輛車，因為無法運走，都已把他毀損。這次的獲勝，並不是偶然，最大的原因，是我們行軍的秘密和神速，再利用山地進擊，敵人無法施其技了。只是美中不足的一件事，就是其他三路，未能與八路軍取得一致行動，終於一部敵人，向蔡家峪方面逃去。倘若左翼我軍同時包剿，則敵人此役的損傷，當在一萬以上。單就這方面說，敵傷亡已在五千以上，不可不說是一次大勝了。自從敵人在平型關受創後，其後來就未敢再由這路進兵，改由茹越口進攻，不幸被其突破，以致繁峙代縣的失陷，這真是可惋惜的事。

統一的促成者——周恩來

一九三六年冬，震動全中國全世界的西安事變，中華民族，是放置在兩條絕對不相同的道路上，它不是陷於黑暗沉淪，萬劫不復的泥坑中，便是走上光明燦爛民族解放的大道。這是中華民族生死的振機，這是中國禍與福的分歧。

處在狂風暴雨中的中華民族，全賴有不迷失方向的舵師。

這個舵師，就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子孫——周恩來先生。他將中華民族挽救向民族解放的康莊大道上走，他把握住中國放置在獨立自由之林。

周恩來先生的姓名，雖不是如一般顯官明宦們的赫赫，但是幾許參加政治生活的人們，不論知與不知，就不會不有周恩來的姓名在他們腦中印象着記憶着。

周先生是浙江人，今年只三十七八歲。畢業於天津南開大學，為校中的優秀生，極得師

長同學們的欽敬。世界大戰後，爲留法勤工儉學生。這時一方面既受到法國民主革命的影響，蘇聯十月革命的激勵。特別吸受了馬、恩、列思想的洗禮。另一方看見祖國被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內封建制度的壓榨，使祖國的危亡，勞苦大衆生活的惡化，達於極點，周先生的革命思想，就在這樣的環境下深深的陶鑄成功了。於是他便加入共產黨。在法私陳喬年。李立三等組織中華少年共產團。周先生被選爲負責人之一，並担任赤光雜誌的編輯，這是周先生決心獻身於革命事業的起點。

一九二四年國內革命運動日漸開展起來，周先生於此時回歸祖國，首先在北方工作，同年冬奉黨命令去廣東，任黃埔軍官學校政治部主任。同時兼任黨內的政治領導工作，黃埔軍校在周先生和他的同志惲代英、安體誠、楊匏安，蕭楚女，張秋人……諸先生領導和薰陶之下，燃燒起千百萬青年對革命的信心和鬥爭的火燄。奠定了中國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基礎。

國民革命算北伐在中國的勝利，周先生便是革命勝利領導者的日子之一。

一九二七年四月後，中國革命在上海，在武漢，在全國共兩黨起了巨大的分裂。周先生隨着整個共產黨就不得不潛伏到地下去。繼續負擔領導着偉大艱難的工作和任務。

周先生這時是中國共產黨中央主要領導者之一。

現在與日寇作戰最勇敢而特得全國同胞以至全世界人士所欽敬的第八路軍，十年來在險惡的環境中，克服了五次以上的生死危險，為古今中外聞所未聞的二萬五千里的長征勝利的成功，周先生是實際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

「我們要時時刻刻準備為革命、為黨、為階級鬥爭而犧牲，」
「對無產階級，對黨要鐵一般的堅決和忠誠」……周恩來先生堅決的嚴肅的時時以這樣的信心為他自己教育，同時以淬磨他的同志。十餘年來，在任何艱難險惡的環境下，周先生始終以最積極，最勇敢的姿態站立在最前綫領導着黨和他的同志們，為着實現共產主義作艱苦無比的鬥爭。

周先生的日常生活，實非一般所能想像。他的刻苦耐勞，樸實檢節，真令人感嘆！每日五、六時起身。終日的工作——奔波，寫作，會議，解決問題，一直到夜深人靜。不知什麼

叫疲勞，不知什麼叫休息，一間房子，一張寫字檯，一把椅子，一張床鋪，這就是周先生唯一工作，起居，安息之所。不是油條和大餅，便是一碗蔬菜和一碗淡飯。這就是周先生養身活命唯一的營養。

周先生對待不論黨內同志或黨外羣衆，都是誠懇和靄沒有不爲他所感動。周先生身體魁梧，眉清目秀，有北方人的氣概，有學者的風味，有政治家的丰度。

在西安事變中，周先生以遠大的目光，銳利的感覺，它以共產黨的全權代表，在事變的危機萬狀中「單身匹馬」到了西安，站在民族祖國的利益上，力主和平解決，毅然決然勸西安當局，恢復蔣介石先生的自由。這種氣概，何等偉大！這種行爲，何等光明！這種主張，何等正確！我們試想想。在那千鈞一髮的危機之下，沒有周先生這種忠誠爲國，爲民族，爲大衆的先明偉大胸懷。沒有周先生那樣堅決的執行黨的策略和主張，而帶着一絲一毫，一點一滴的私仇感情爲出發點，那末他所造成的結果將是怎樣呢？實在不能想像了。

如果說一九三六年來，是中國在國內和平，鞏固團結的基礎上走上新時代的開始，那末

，我們便不能不想到周先生的功績。如果說一九三七年秋，是中國國內民主一致抗日的前提下，以抗戰勝利來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那末，我們更不能不佩服周先生和其在政治領導上的偉大。（張紀一）

北戰場上的翁照垣

一個真正的戰士，當他們受傷時的情緒怎樣呢？也許憤怒吧，但決不沮喪。一個百戰餘生的戰士呢，恐怕連憤怒也沒有。

翁照垣將軍，當他發見他的右腿給敵人的飛機炸傷了時，在他古銅色的臉上展開兩道深厚的笑紋：

「又來了？」他看着傷口，說完了這樣一句雜着驚異，嗟嘆和嘲笑的話後，就靜靜地躺下去。

那是十月十四日上午九時左右的事。他負上了新的任務，出發到××前線去指揮作戰。十八架敵機在我們的陣地上空盤旋。炸彈一顆顆的拋下來。末後，有三架從他的頭上飛過，他蹲伏在一個土墩旁邊，但終有一顆炸彈裏面的小子彈。在他的左腿內側磨擦了一下，直射

中了他的右腿。

起初他一點也不知道，他正在注意一個離他不遠的給炸去半截頭的下級軍官。但一會兒他覺得腿上，有點熱痛，而且在發覺後一秒鐘之間，這痛便千百倍的強烈起來。低頭一看，褲上已經漬濕了一大塊血迹，他知道受傷了。

受傷，這在他是第五次或者第十次了。他頭上，背上，腿上，有的是子彈的創疤。而且，這也並不是意外，這正像一個久違的朋友，現在又來探問他一次。

他想站起來，可是他的右腿不爭氣，於是他靜靜地躺着。躺着，他不斷的取笑他自己：

「真是活該，我這個飛行家却來蹲在地下讓別人的飛機炸壞了腿！」

一直到過了約莫三個鐘頭之後，才有一個士兵拿了自己的腳綁把他的傷口包紮起來。

十五日上午十時，他被送到××，那裏的××醫院才給他上藥和重新包紮過。十七日他給送到了××。

爲了用藥過遲，出血過多，到××時，他的傷口已經浮腫發炎，體溫也高到三十九度上

下。醫生的檢驗表上寫道：

「右大腿內前方上三分之一處，有創口一，呈長圓形，長約一·二寸，寬約二寸，創口旁有血痂呈黑色。又右上腿前外側也有一創口，呈葉形。長三·五寸，寬約二·五寸。二創口距離約半寸。局部稍腫，呈炎症狀。創口外表深約半寸。上創口用針探入可四寸，下創口上探約二·五寸。右鼻孔下部有匍形疹，為發熱後所致……」

還好，他的腿骨和大動脈都沒有傷，像有天意似的，子彈從腿側入，在腿裏轉了一個灣，向下由正面突出。不然，他不變成獨腿也得變成跛子了。

在記者和他見面的時候，他的體溫已經如常，炎腫也漸漸消失了。醫生說，像這樣的傷口就是他這樣強健的體質，也得一個月才能平復。

他住在一家醫院的三層樓上，房間很整潔，光綫很柔和。床邊的小桌上擺着一瓶劍蘭，火爐架上擺着一瓶芍藥，靠東窗擺着一瓶薑花，薑花的香氣佔領了全房。就在這樣柔潔的房間裏，他默默地躺過十天，沒有什麼人來看過他，因為人們不知道，沒有新聞記者，所

以報上也沒有他受傷的消息。

在各個戰場上，每天都有成千成萬的戰士在洒着血。他不願他個人流血的事引起特殊的注意。他躺着，等他的創口平復，再上前綫去，把受傷這一段忘記。

關於這位戰士的勇敢，難道我們必須多費一個字來加以描述嗎？在閩北，在吳淞，在灤東蘆龍，難道他不常表現過卓越的勇敢麼？一九三三年長城戰役時候，他每天必接到一個不署名的女子的信，信上的稱呼總是「無敵的翁將軍」「神勇的翁將軍」，神勇兩個字用在他身上，總覺得並不是誇張。

對於一個受傷者，若還擺出記者的身分來叩詢他關於抗戰各種問題的意見，我以為那是過分的，而且也不必須，因為他已經從行動上表示了他的最嚴肅的意見了；那就是：犧牲個人，保全民族，抗戰，不勝不休地抗戰！

流血，這是一件痛苦的事，但在我們戰士看來也可以說是一件愉快的事，因為他的血獲得了最高無上的代價。他的血，和其他戰士的血一樣，滲透我們的土地，在我們××的土地

上打了烙印，標明了那永遠是中華民國的領土，並非是任何暴力可以轉移變更的。一樣的，不管是中國的什麼地方，只要是滲透了我們的戰士的血的，那一塊終歸是中國的土地。中華民族不會忘記他們的血債！

他洒着血離開了他奮戰的戰場，他永遠忘不了奮戰過的國土！他一生的歷史是用血寫成的，現在他又用血寫了新的一頁！（寧夫）

青年將領孫元良

一

由彭先生的介紹我們認識了這位青年將領孫元良。他是那樣頹長清瘦的人，可是一種清憚之氣溢於眉宇。當我表示了我們慰問敬仰的意思之後，他說：「我在張文英家裏見過你的夫人」。說起來，當然我們也不很生疎，我們首先談到的是巷戰問題，日軍在一二八戰爭時在巷戰上吃了一點虧，因此他們的陸戰隊會經努力學習過去的經驗年年演習巷戰，我不知道在這次戰爭中敵人巷戰戰術究竟進步到什麼程度。但我們的青年孫先生微笑着說：「我看也沒有什麼進步。他們主要的靠飛機大砲來威脅我們。他們的鬥志是不壯的。當然哪，我們每個人都說得出理由。我們是抵抗侵略。爭取民族生存，而敵人却算什麼呢？」接着他說到最近俘獲的日本兵，那是一個小商人，他的家裏望着他撐持，而他不能不在軍閥驅策下做無謂

的犧牲。他的伸訴不要說非常可憫。但孫先生說最可悲憫的却是華北的一部無知的同胞，他們甚至被驅迫着作進攻我國的砲灰。似乎近來所傳上海戰綫發現東北軍都是事實。敵人「以華制華」的手段之毒辣可想！

閩北的漢奸問題似乎已不甚嚴重。有的民衆多搬走了。幸虧與後方補給機關接近尙無十分不便。不過戰爭是會延長到三五年的，我們不能不有更好的民衆動員，並準備更大的犧牲。現在抗戰才兩月不到，有的人已經覺得犧牲太大，孫先生以爲是不應該的。

二

在「盧溝橋」公演後，我計劃着「全面抗戰」的寫作。此劇擬分五幕，計上海，南京，平漢綫，津浦綫平綫，我要求孫先生供給些關於閩北戰綫的值得描寫的材料，他很謙遜的說抗戰是軍人的天職，原無可說。但以閩北之綫從八一三開始，敵人「硬拚」直至今日，其間當不乏可歌可泣的故事。至少士兵們堅忍不繞的精神是斷然值得稱歎的。在那樣猛烈的轟炸下堅守五十餘日毫不退縮，不是容易的事！我們由陣地戰談到曹聚仁先生。曹先生有點把

陣地戰與運動戰機械地對立了。因此有些人說他是「書生談兵」。孫先生以爲陣地戰與運動戰是隨着客觀情勢而自由運用的。但正在這時候我們這位談兵的「書生」，以半武裝的陸軍記者的姿態出現了，他是那樣熱情的握着我們的手，又是那樣高興地帶我們到他的地方，指點前方的形勢。雨是那樣的不停，砲聲是那樣悶雷似的酬答着。那遠方冒着白烟的許是剛像敵人轟炸的結果吧。……

三

回到租界時是午後一點鐘了。雖則頭上仍有敵機盤旋，而緊張的感覺却大有不同。宜乎久居租界的人會另有一種想法。由於今天所得的印象，我們深覺得一種安心，那是我們上海各條戰綫都是這樣的有把握，指揮官的有決心和天才，士兵的忠勇活潑，與民衆的熱烈的支持，便是我們勝利的保證。我們希望的是華北戰綫也能像上海戰綫這樣的鞏固！（田漢）

陳銘樞將軍談戰局

上海和上海四郊的人們，一提到這一次「八一三」的抗戰，誰也不會忘記五年前「一二八」的烽火；記起「一二八」當時第十九路軍英勇的抗日戰，我們更忘記不了領導十九路軍堅決抗戰的那些將官們。——他們咤咤三軍，站在爲爭取民族解放的戰爭的前線，由於那一次壯烈的浴血抗戰，不僅使全世界認識了這老大民族睡獅怒吼的精神；不僅答復了頑寇的侵略；不僅堅定了我民族唯抗戰才得生存的意志；而特別是基於這些先導的條件，終於實現了今日全民抗戰的要求。所以，我們此時回憶到十九路軍的光榮，我們對於領導十九路軍的將官們，祇有無限的欽佩，祇有無限的感慨！因爲他們的光榮，便是我們的光榮，是我們全民族的光榮。

昨天，本報記者在前綫某處，偶然獲知陳銘樞將軍偕蔣光鼐將軍也在前綫視察陣地的演

息。即時感到莫大的興趣，陳真如先生不就是舊十九路軍的最高領導者之一嗎？是的；他不但是一個親身參與北伐的革命軍人。並且因為他在思想學問上都有很深的素養，又曾親秉過政務，所以他還是一位儒將，是一位開明進步的政治家。

「陳先生視察前綫後的觀感怎樣？」記者見到他的時候，劈頭就開始了訪問。

他對記者笑了笑。他說：前綫將領抗戰精神的沉着勇敢，精誠團結，都表現了最高的一致。——「在作戰上，我們的陣地，現在真如銅壁鐵牆一樣的堅固，一村一落，一河溝的佈置，我們都進守有方，敵方的企圖，終要成畫餅的。」

關於戰略上的問題，我們自然不便多問。我們祇廣汎的提出了抗戰前途的問題，請他告訴一些他的意見。他很遲疑的說：

「所謂全面抗戰，當然不單是軍事上的抗戰；當是指全般的政治，經濟，外交，羣衆運動等一切方面的抗戰問題而言。要談這些總的整個的問題，中央當然有佈置而且也都繼續在佈置中的，我在這裏不能發表什麼個人的意見。」

他雖然對記者很和藹的接待着，但他反覆的表示：「他是軍人」！——他不能隨便發表談話。多少年來，大家祇有一個志願，就是要抗日，要把在祖國的領土內所有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一個都不遺留的都打拋出去！既然有了實踐這志願的機會，一切都應該無話可說。所以他果敢沉毅的告訴記者：

「這一個全面抗戰的最後勝利，我們必須要一心一德的，克服一切困難，堅苦的去爭取。我們要持久戰，我們要持久戰的決心，在戰爭的進行中，悲壯的犧牲，必不可免。但是勝利要從犧牲中求得，我們決不能因犧牲而動搖。就上海這一方面的戰事，我們已有過相當的犧牲了，可是我們要知道敵人比我們的犧牲更大。現在我可以告訴你，上海我軍的配備，可以絕對持久的和敵人拚下去，敵人再休想進攻，固然戰略上的進退是另一問題；但試問敵人方面，究有多少把握？能「持久」到幾時呢？」

對於上海的抗戰，他是百分之百表示樂觀的。記者就問華北方面的情况了。
的確，華北方面，津浦，平漢綫，日前會有着若干的不順利；但這不足為慮。山西已有生

力軍們上前綫，且已獲了空前的大捷，敵人精銳的坂垣部隊已受到我軍極嚴重的打擊，也一樣是樂觀的。山東我們也早已佈置好了。敵人因為單純武力的進攻，受了挫折，所以又想以素來慣用的謠言手段，來動搖我們的陣綫，誣蔑我們少數有封疆之任的將領。平型關捷報傳來的時候，也傳來了綏晉的謠言，這都是敵人技窮了的表示」。

偶然會到陳將軍，談南北抗戰的局勢，他的結論：都是樂觀。這篇記事刊出，他已回到南京了。我們還知道和他同行晉京的李濟琛將軍現在也出發到華北視察去了。

上海人不忘記舊十九路軍，我在現在上海的戰綫上又會到舊十九路軍的將領：這是表示什麼呢？——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變成爲一個偉大的巨人了，全中國的所有一切軍人，都是像鐵一樣的團聚在一條戰綫上當着每一個抗戰的細胞了！（碧泉）

方振武將軍印象記

方振武將軍從歐洲歸國抵京，這已經是三個星期前的事。今天到××因為送朋友搭車到前綫去，碰巧聽說方先生也來了，要一道到××去。

我因為知道方先生過去在察哈爾做過人民武裝抗日的工作，和最近三四年在海外宣傳抗敵救亡的工作，所以我便不客氣地首先徵詢方先生對救國的意見。

方先生說：「我這次從歐洲歸國，純然是為奔赴國難而來。說到救國意見，簡單地說：我們這次發動全面抗戰，目的就是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中華民族從日本帝國主義底鐵蹄下解放出來。現在中央最高領袖以及全國軍民，莫不精誠團結，抱定犧牲到底的決心。這可以說全國一致的意見，也就是我個人的救國意見」，方先生說話的語調是結實的，而態度是和平而且堅決的。

我說：「這次我們全面抗戰發動後，在國際間感覺有什麼缺點麼？」

方先生說：「自我們發動全面的英勇抗戰以來，國際間已給我們以極大的同情。同時，還有許多國家在表示願意給我們以精神上甚至物質上的援助，這是我們應該表示欣慰的。我們只要能支持抗戰到底，那末，我們一方運用自己的固有力量，他方運用國際間的所有力量，這樣，必然能予打擊者以打擊，而最後的勝利歸給我們」。說到這裏，方先生略停一停頓，然後接着說我們應策進國民外交這一方面。

「現在我們的政府外交，已因抗戰的支持而建了堅強的力量：但是這還不足。必須建立國民外交——策進國民外交，才能獲取整個外交的勝利。」

「兄弟這幾年來，以個人的資格遊歷歐美，在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和中美諸邦，在巴黎，日內瓦，北京以及英國，曾參加各種的和平集會，宣佈日本軍閥侵略中國的野心，宣佈中國爲求領土與主權的完整，爲保障遠東以至世界和平，爲維護遠東以至世界文化而抗戰的決心，都莫不引起各國人民的熱烈同情。」

「有一次，在太平洋外交協會招待兄弟的宴會中，全體會員要我發言，我爽直地駁斥了過去美國採取孤立政策的不當，說美國政府只以為日本侵略中國，不與美國發生多大的經濟利益的衝突，因此而把整個的太平洋的安全問題忽略而不顧。全體與會人士都有了很深的印象。

「再有一次，在克里夫倫的全美反戰代表大會中，我二次出席演講，並提供三個提案：

- 一、通電世界援助中國的抗日救國運動。

- 二、建議美國政府及各國召集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制裁日本侵略行動，並援助中國抗日。

- 三、建議美國政府不得供給軍火及軍用品與日本。

均已獲得大會一致通過。美國上議院議員兼太平洋外交協會起草委員會主席畢德門先生，且當面允許在報上著論抨擊日本，並允在會議中宣佈日本的侵略暴行，觀最近歐洲各國以及美洲諸邦，這次對日本的侵略予以猛烈的攻擊及發動抵制日貨，未嘗毫無影響。因此，今

後我們應注意國民外交一節，實是急需而且很迫切的。

方先生把年來在歐洲所做的工作和國際間所給與的感想，一口氣地說完了。我感覺得方先生政治上是有相當認識的人。而同時在國際的聲譽上也是有了相當地位的人。方先生說了這許多過後，又還說了在英國的時候，曾會見倫敦大學的教授，而也是自由主義思想之一權威的學者拉斯基（Prof. Laski），及法國共產黨的首領而也是人民陣綫的首腦者的多萊士等人，相與討論到種種問題，可惜名字太多，我都記不起來了。

最後，我問方先生對民衆運動有什麼意見。

方先生說：「在全面抗戰的現階段中，任何集團，任何個人，都只有在中央政府和最高領袖的指導之下，將所有的力量交給國家去運用，才能爭取長期抗戰的最後勝利。因此，在這期間，組織民衆，訓練民衆，甚而武裝民衆，這是必要而且亟需起來做的。政府對這點是已經注意而且做了；但是，觀察目前的情形似乎還不够，而缺點極多。希望做民衆運動工作的同志們，能夠將工作加緊而擴展開來，那末，對長期抗戰也很有把握而有勝利可圖了」。

說至這裏，外面穿着一套戎裝類似和方先生同去的一位高級軍官進來了，方先生和他打招呼後，急急忙忙地改換口氣對我們說；

『好了，我要上車了。不能和諸位同志多談，很抱歉。希望到前綫後不久回來，有機會和諸位再見！』方先生和我們握手後，我望望壁上的時鐘是六點一刻了。（沙介寧）

宋希濂將軍曾見記

因爲大場之綫一時頗爲吃緊，爲着理解前方實際情形，我們在參加了一個戰時風景綫之一的結婚宴之後，上了友人××君預備好的車。到前綫去視察是朋友們共同的要求。因此想去的當時有八人之多，但車子實在無法容納，結果去的是謝冰瑩，熊嶽蘭，胡萍三女士，劉保羅，蔣先啟，范長江諸先生和我（。冰瑩在前綫服務，以患喉疾暫時後方休養）。

送亞子先生歸寓後車子出了租界就直開戰地，沿途從美麗的近代住宅到農民的竹籬茅舍，多被敵機轟炸得樑摧棟折，瓦爍成堆。××路一帶在若干年前也曾僱友人們驅車納涼繞過這兒，現在夾路楊柳在戰火中也憔悴得可憐了。過某地後的公路的一段也被破壞了，車子得繞小路，我們都被簸起一兩尺高。感謝「名車夫」阿福先生的神技，我們沒有演覆車之禍。至某地戰壘相環，皎潔月色中隱約見我守土戰士銀色的槍尖，和嚴毅的臉色。遙望東方天空

火柱高數十丈，紅碧相映。當是我民房中敵彈燃燒。路上有許多的運輸兵，匆匆走過，有的沒有戴帽子，天寒露重，弟兄們的辛苦可想。車子在進行中已可聞清晰的砲聲，先啟告訴我們回頭車子得經過一段公路，適在敵人彈火距離以內。這使我們緊張但也使我們高興，胡萍女士高唱起「義勇軍進行曲」起來。

「……我們萬衆一心，

冒着敵人的砲火前進。」

同車的人也熱烈地應和起來，我們雄壯的歌聲衝破了這嚴冷的沉寂。進行着的增援的弟兄們不免掉轉頭來注意我們。當日替電通公司寫「風雲兒女」的劇本。丟下了半支「義勇軍進行曲」連「鐵蹄下的歌女」也來不及自己作（後來是許幸之兄代作的）就入獄了。在金陵獄中讀友人送來電通畫報才知「風雲兒女」已開映，但覺沒有想到邦支破碎的歌到今日已爲全國抗戰學生青年和士兵同胞傳唱，成爲一種「具體的力」。這雖主要的在於聶耳先生優秀的作曲，自己也覺得對於鼓動抗戰做了一點小小工作，頗爲安慰。冰瑩告訴我們，前綫士兵

極歡喜救亡歌曲，他們每學會了一支歌就非常高興，希望我們有人到前綫去教他們。特別是在他們退下來休息的時候，一支雄壯的歌可以恢復他們的疲勞，鼓起他們再戰的勇氣。

和我們同鄉××長握見的時候，前綫的砲火正是非常緊密。地面是那樣震動着，蒼灰是那樣落着，但在黃昏的燭影中我們這青年將軍却真是孫武子說的「其靜如山。不動如山」。我們大場的情勢如何，他微笑着對我們說：

——你聽，今晚我們全綫反攻了。

宋將軍是我們湖南湘鄉人，承受着曾滌生以來沉毅的傳統。但他却並非木訥一流，他很明快而誠厚地解答了我所提出的一些問題。他首先說敵人的戰略在北方企圖以一切力量攻下山西，完成囊括華北的計劃。在上海是攻下大場，壓迫開北各綫我軍後撤，他可以對國際宣傳「佔領了上海」。然後和我們講條件，但很抱歉的，我們不能使他如願，某路軍在山西已經立了許多戰蹟了。我們以地勢不同，雖不便於運用游擊戰術，却是用全力堵住敵人的進攻，決不輕易放棄一寸土。他非常正確的說：「打仗不決定在地形而決定在戰鬥意志，有鬥

志則任何地方都可戰可守，無門志則天險也不能守」，因此他堅決否認我軍會放棄上海另覓更堅固陣地的謠傳。

不過他也做了一個強力的警告，他以為若不迅速動員廣大民衆，上海戰線能支持到何時却是一個問題，最具體的是戰鬥員補充的問題，照他的估計八一三以來敵人死數當在三萬以上，最近十日間的惡戰敵人傷亡至少有一萬六七千。但因火力關係我們當然也有壯烈的犧牲上。我們希望是各地壯丁不斷的來，經我們三兩月的訓練可以使他們迅速地成爲民族戰士，他也希望全國文化人能多多幫助這一動員民衆的工作。

因爲戰事那樣的緊張，我們不敢多談，就匆匆地辭出了。因爲要送先啟回××處，我們繞道××，在月光中看見了那破碎了的學府××大學愈益增加了我的信念。教育是得和國防聯繫得更緊的。漂亮的疊舍徒然做了敵機轟炸的目標，我們應迅速建立並開展不可轟炸，不可擊敗的精神教育！

我們的車子所經，有時在敵人大砲射程以內却沒有遭受射擊，沿途看見許多。由火線上

拾回的傷兵，有的血還從擔架上流着。我們恨不得去招呼我們戰士的創傷。最使人血肉飛舞的却是那整千整萬絡繹於途的援兵，他們那種英雄沉毅的態態使我們忍不住向他們歡呼，女士們甚至從車子裏站起來，唱着「送勇士出征歌」，胡小姐更從車窗裏揚着巾子叫着「祝你們勝利」！冰瑩說：「祝勝利他們或者不大懂。你該說打勝仗」，於是胡小姐說叫着，「弟兄們，我們全綫反攻了祝你們打勝仗！打勝仗」！他們有的也揚手回答「打勝仗」！但大部分都給一種「神聖的森嚴」壓住了。一個個的「啣枚疾走」。這使我們得了更深刻的印象。我心裏說：「抗敵救亡真不是兒戲的」！這是一個嚴肅的死活鬥爭！

長江約我們去看××，我們因為時間不够婉謝了，回到租界，但囉唆一道也通過了。下車後我忽憶××君之約，赴××飯店去會他，那時舞廳的霓虹燈還沒有熄，舞場內正奏着醉人的音樂，一些青年男女們在「火山」上跳得正起勁。使我深深地感覺到租界的寓公生活與「民族的感覺」不併立！（田漢）

項英的過去

今年九月廿八日的各報上，載有一則新聞，說是七省邊區游擊隊司令項英，向政府輸誠，部隊正在集中候編云云。這是朱德彭德懷就任八路軍總副指揮後，共產黨與國民黨團結的又一表現，從此國內永無內戰，大家都站在民族統一戰綫上，一致對外了。

項英是什麼人呢？提起他的名字來，一般讀者也許覺得比較朱德毛澤東彭德懷要生疏一些，但只要稍稍關心一些中國共產黨史的人，就知道這人也很有名，他是以前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副主席，在蘇區中的地位僅次於毛澤東一等。

項英是湖北黃陂人，現年約四十餘歲，當他很小的時候，父親就死掉了，家裏窮得很，他和他的母親妹妹三人，度着十分惡劣的悲慘的生活，母親給人家補衣服，他和妹妹則上山打柴打草，以這一些低微的收穫去養活他的一家三口。在他十五歲的時候，由親戚的介紹和

擔保，進了一另典當做學徒，幾年後，他已經是一個小職員了，並且能够認得許多字他自己是個窮人，但是這時候，他却又幫助高利貸去剝削窮人，這種矛盾的生活，使他對於本身的職業，感覺非常的痛苦。他的思想由對富人的不平，逐漸變得激烈，終於加入了共產黨。

項英加入共產黨的時期很早的，約摸是在「二七」京漢路罷工以後，他就加入了。爲了專門給共產黨做工作，就放棄了職業，離開了鄉井。他的外貌雖然平常，但他却具有煽動的天才，能深入到社會的底層去，在共產黨內，他的工作能力是很頑強的。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間，他在上海總工會下，任各區組織員。一九二六年被派到漢口，任湖北總工會黨團書記兼湖北共產黨省委，當時向忠發任總工會委員長，一切策劃，都出自項英之手，有向忠發的靈魂之稱，一九二七年秋回滬，任上海總工會黨團書記兼全國總工會執委，自此以後，他就成爲共產黨工會正統派的巨頭了。入蘇區後，任中央局委員，蘇維埃主席等重要職，爲毛澤東有力的臂助。

在蘇區裏面，項英曾遇過一次險。關於項英遇險的事，紅軍中人無不津津樂道。事實的

經過是這樣的：好幾年以前，共產黨內部潛伏有A B團（即反共派）份子甚多，當時各黨各派還沒有聯合起來共同抗日，此項A B團在黨內的擴大，使共產黨權有被動搖的危險，共產黨爲應急起見，乃有政治保衛局（G. P. U.）的設立，以鎮壓反革命份子，正局長爲王稼蓄，副局長即爲項英。（後易何叔衡）項英對於肅反工作頗爲努力，利用一切政治和宣傳手段，給A B團份子以致命的打擊，碩果僅存的A B團份子，遂將所有的怨恨，集矢於項英一人之身，終至爆發了對項英的襲擊。

一九三二年秋，項英在瑞金後方醫院，把A B團殘破後的總組織也破獲了出來，該院政治主任陳柴鋒，這時已升任二十一軍政治委員，項英用蘇維埃政府和軍事委員會的命令，把他召到瑞金，名義上是委他做蘇維埃政府土地部幹事，實際上是加以祕密監視。陳柴鋒在瑞金閒着無事，陰蓄報復之念，八月中旬的一天早晨，偵悉項英正在飯廳中早餐，警衛較少，乃率領A B團勇十四人，直向飯廳撲去，追闖入飯廳門口時，即散開向項英包圍襲擊。四個人中間，只有柴鋒手裏有一支手槍。項英是何等精明厲害的人物，他把柴鋒召到瑞金，早就

預防他要行刺，已密囑監視他的赤衛隊把他手槍內的子彈暗地卸去，紫鋒還茫然未覺，直到向項英連開數槍，均毫無聲息，才知項英的手段！實在比他棋高一着，遂棄槍和其他 A B 團員實行與項英肉搏。項英身材瘦弱，非此數勇士之敵，見勢不佳，急忙躲入桌下。幸當在飯廳內和項英共餐者不下七八十人，赤衛隊亦有不少在旁警戒，共同將紫鋒及其他團員拿下，項英乃得免於難。

一九三四年十月，紅軍開始萬里跋涉，項英却因某種原因沒有同去，仍舊率領紅軍廿二軍陳毅所部，在安徽江西邊境游擊，並指揮各省邊區游擊隊作戰，現在既經政府改編，大概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又可以聽到抗日健將項英的名字了。

劉伯承的奮鬥史

凡是提到紅軍的人，總會想到毛澤東朱德，凡是稍稍知道紅軍之所以東跳西躍，化零爲整，轉戰千萬里而不滅者都會歸功於牠的參謀部，而劉伯承就是中共唯一的參謀人才，並且是身經百戰的獨眼將軍，他是當今中共軍事上的權威。

伯承是四川的舊將。他出身行伍，身經百戰，周身都是槍彈刺刀的傷痕。他的血在每次鬥爭中逐漸流乾了，並且一隻眼球被打穿，現在只保留一隻眼睛。後來中共派他到蘇聯就醫，並學習現代戰術，他在蘇聯一個有名的紅色醫院中注射了不少次數的人造血，恢復了他的健康，同時亦換了假眼。

他在蘇聯留學時，無論對軍事技術與政治問題都很認真學習，特別是俄文，日夕寫着，念着，學的很好，軍事學也大有進步。蘇聯紅軍司令伏洛希洛夫和遠東的加倫司令都佩服他

。回國之後在中共革命軍事委員會參謀本部任事，對於工作，非常努力，閒着就翻譯各種軍事專著，同時企圖翻譯紅軍野戰令，苦苦的譯了一年多。

伯承在中共四中全會（一九三一年一月）後派赴江西中央蘇區，先在彭楊軍事學校訓練學兵，二個月後成績大著，朱毛彭黃等領袖均莫不佩服，繼任最高軍會特別法庭審判長，審判李振同黃仲岳等八人（即寧都反革命事件），無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所屬的中央革命委員會改組，伯承以中央政治分局之推薦，正式任軍委會常委兼任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部總參謀長，其地位之重要不下於朱彭。

在紅軍西遷時，他的功勞很大，特別是在西康被土番圍困的當兒，幸而他了解土人習俗和土人用手勢談話，殺了一隻雄鷄來立盟誓，才避免了糾紛。現在是第八路軍第二一九師師長。

賀龍的革命史

時常看到報上說，這位紅軍領袖賀龍是一個又肥又大的黑漢，至於他的年齡更是大家猜測之中，有的說他今年四五十歲，有的說他已經六十多歲了，但也有人說還只有二十多歲，其實他今年是三十九歲，他是湖南大庸人是一個矮胖子，他的身體比毛澤東朱德都要矮得多。甚至比張國燾李立三還矮，面孔不僅一點不黑，而且可以說很白，在共黨要人中，在國民革命軍高級將領中，沒有一個比賀龍更漂亮了。

他的家本很富裕，十六歲那年，湘西鬧飢荒，這對於他本來沒有什麼關係，但當時沒有飯吃的，到處都是，而當地的駐軍仍然在搜括剝削，於是革命的思想就在他的腦海中萌芽起來了，十七歲那年，由於反抗駐軍的勝利和人民的愛戴，就做了數百民軍的首領。

他具有特殊的才能，雖然他幼時沒有受過正規教育，但文理却很通順。軍中的重要公文

，都已經過他看過，錯的必須改正，多的就刪去，他辦事的精細，於此亦可見其一斑了。

民國七八年間，賀部即被湘當局改編，從團長旅長。師長，一直升到了軍長。國民革命軍北伐，他在湘西，首先響應，任第九軍（彭漢章部）第一師師長，武漢政府成立後，賀在鄂東首樹反×的旗幟，改任獨立第五師師長，討伐張作霖的時候，賀亦隨軍北伐，隸屬於張發奎的第一縱隊，這時大家看他是一行伍出身，都看不起他，但賀部則轉戰豫東，屢建奇功，逍遙鎮之役，殺得奉軍片甲不留，軍長趙恩臻的坐轎，亦被賀部捉獲，於是大家，都不敢再輕視他了，武漢政府，亦深加贊許，任命賀為第二十軍軍長，仍隸張發奎部，這時賀已是武漢政府的要員之一了。

當武漢政府已在風雨飄搖的時候，汪精衛親自去看他，告訴他武漢政府有反共企圖要他努力，當時賀就答應了，並請發了五十萬的薪餉，隨即率部從鄂城武穴開到了九江，汪本來要他在九江待命，而賀部却一直開到了南昌，與葉挺部會合企圖大舉，因這時賀已傾向共黨，而汪則仍在鼓中，一點也不知道。

不久「八一」南昌暴動爆發，賀任總指揮兼革命委員會主席團主席，這時賀氏已是紅軍中將要員了。現在是第八路軍重要領袖中的一個。

林彪將軍談抗日戰爭的經驗

一個中等身材的白面書生，兩只眼睛閃爍有力，說話很沉着，態度又很斯文，這就是抗日軍政大學的校長——林彪將軍。記者頃晉謁林彪將軍於軍次，承談抗日戰爭的經驗頗詳，茲錄之如下，以饗讀者。

(一) 敵係採外綫作戰原則，採分路進擊辦法，敵步兵本不及我軍之勇敢，所賴者惟重武器與高武器。我軍此種武器較敵為少，在戰略上應自覺的居於內綫作戰地位，認真的採取集中主力實行各個擊破的運動戰法。在決戰的戰役上澈底集中兵力及武器，集中數十架飛機，數十百門大砲，猛攻敵之一路，而殲滅之。勝利後應速轉移兵力及飛機，集中數十架飛機路敵之側面。設有時不及轉移甲處兵至乙處參戰時，至少亦須將暫不企圖與敵決戰諸點之飛機大砲（以汽車火車運輸）澈底集中於企圖與敵決戰之方面。如在華北方面可自某日起至某

日止三天或五天內，將華北全部飛伐甚至武漢一帶之飛機，統向企圖與敵決戰之點進行轟炸，援助該方面之軍隊殲滅敵人。

(二)我軍不應該分散兵力處處防禦，不應該縱橫數百里之防綫，蓋如此則處處工事不堅，處處兵力薄弱，處處均易為敵突破。敵軍攻時往往集中兵力攻我一點，我軍如處處守，則處處不能守。我軍如設橫寬陣綫，被敵突破一點，我全綫即有混亂潰退之慮，故我軍只應在敵始終必經之要綫上，敵縱深之數要點，各利用良好地形，構築最堅固之工事，以少數精兵配備充分糧彈，進行充分死守陣地之政治鼓動，與傳佈嚴格之戰鬥紀律，作固守數月之想。我主力則控制於待機位置，待敵猛攻我陣地未動時，或在我陣地側面繞過時，即猛攻之。這就是攻擊與防禦連繫起來，亦即攻勢防禦。

(三)敵甚驕惰，行軍駐軍中之警戒均甚疏忽，且不愛做工事。我軍應乘敵在行軍中，招共行至不利敵之地形，以我軍之一部箝制其先頭，以我主力猛襲其側後。或乘敵初到一地尚未站穩脚跟時猛攻之。

(四) 敵步兵攻擊精神甚差，服裝亦笨重，統着皮鞋，頗不慣爬山，戰鬥時主要依靠飛機大砲坦克車。我軍須利用敵通過山地之機會，或誘敵進入山地戰而殲滅之。因山地作戰，敵步兵不會搶山，飛機大砲騎兵之作用均大大減少，甚至全失作用。

(五) 敵大軍所需糧彈，統由日本運來，我軍對敵須一面堅壁清野，同時派多數游擊隊，各附小電台，在敵運輸綫上進行襲擊，斷絕其糧彈車輛之進輸；毀壞汽車路鐵路等。我軍應將正規戰與游擊戰配合起來。

(六) 敵攻擊精神雖不行，但因恐被俘後加以殘殺，故雖潰敗，仍不肯繳槍，使戰鬥不易短時結束。我軍於戰鬥中各部須控制必要之預備隊，藉以在解決敵後應付新的變化。

(七) 戰鬥須以「秘密」「迅速」之動作入敵間隙內，進行肉搏戰。蓋我軍一與敵步兵相接，則敵之飛機大砲統失却作用，此為進攻戰鬥時避免敵飛機大砲及我軍飛機大砲不足時之良好戰鬥法。

(八) 我軍各級幹部及所有士兵，均應有獨立作戰之精神與動作，戰鬥時隊形須疏散，

不可太過密集而招至過分之傷亡。

(九) 夜戰中敵之飛機大砲坦克車騎兵幾全無作用，敵官兵均無作戰經驗，故我軍應極力利用夜戰殲滅敵人，在有月光之夜可進行大規模之夜戰，在有星光之夜可進行小規模之夜戰，在黑夜可進行擾敵之夜戰。更須將夜間作戰與日間作戰互相配合，日間須擴張夜戰之成果。

(十) 我軍須學會做堅固工事與精確射擊技能，以堅固工事掩護，減少傷亡與保持陣地，以精確射擊之技能大量殺傷敵人。敵攻擊精神甚差每攻進我陣地前數十米突處時，如我不退，敵亦每數小時不進不退，此時最便於我之射殺，如我更以小部出擊，則頓於我陣地前之敵必立即潰退。手榴彈是敵最怕之武器，我軍宜多帶多用，更須人人會用。

(十一) 敵服裝有保護色，戰鬥時多採疏散開張，敵甚肅靜，敵不愛登山，故敵之目標常隱蔽。我軍戰鬥前須注意弄清戰情，在敵情不明時，不可冒險決定戰鬥部署與動作。

(十二) 敵軍雖敗雖傷雖散，而仍堅不繳槍者，並非勇敢堅決，乃怕我軍將其活捉後殺

之之故。平型關之戰鬥，敵雖負傷仍以刀槍殺我，非死不肯繳槍。戰後我軍獲敵日記信件甚多，內容均爲思想家想妻，均無自願作戰之精神，是來華作戰係迫於國家法令。我因此在平型關戰後令部隊學習「不殺日軍俘虜」，「優待日軍俘虜」，「醫治日軍傷員」，等三句日語喊說。十一月四日正太路南廣陽戰鬥時，我大部官兵仍尙未學會此三句日語，僅少數官長學會喊。但此數人喊話結果，卽生俘日軍一部，由此可見日軍不難以政治宣傳瓦解之。今後對日軍官兵必須進行宣傳，對俘虜必須優待。

（十三）平型關之戰，我軍蔭蔽於敵進道路之側，距敵約三十里至六十里，時間達一星期之久，在羣力掩護下，我軍目標敵全不知，敵之漢奸亦失其作用。而我友軍某部之配備敵則全明。我軍戰後勝利品傷兵均藉羣衆之力搬運，我軍雖在山地亦能購得食物，該地一帶原已逃走之羣衆均回家來，可見部隊紀律及進行羣衆工作之重要。

（十四）敵射擊相當準確，隊形疏散，能作分散戰，敵戰術就是日本「戰鬥綱要」上的那一套，其犧牲吃苦精神及作戰經驗，均遠不及中國兵。

(十五) 敵在佔領綫以內，極力培植偽政權與偽軍。我軍應派出許多游擊隊，深入敵佔領綫內之廣大區域，縱橫游擊，牽制與削弱大敵，消滅與驅逐小敵，收復失地，破壞偽組織，發動羣衆建立抗日政權。抗日武裝收容潰散官兵，使之繼續抗戰，免其流落爲匪與被敵利用。須知敵如無漢奸政權作其工具，則實無法統治下去，要想收捐稅，做生意，逮捕抗日分子，都是不可能的。

葉挺將軍印像記

葉挺，大革命家，中國天才的軍事將領，我知道他的名字是在一九二七年，那時候，我們鄉下——海豐——的人們很喜歡談起他，一談起他，總是低聲附耳，彷彿一走漏就要給殺頭的樣子，情形是秘密的。

去年春天，我從東京回到香港，遇見了畢雲程先生，他和我談了些關於上海文化界的情形，忽然低了聲，把嘴巴附在我的耳朵邊說：

——葉挺在香港，你知道麼？

秘密得很，那時候我並沒有預早想要聽這個消息，真是晴天裏一個霹靂，使我嚇了一跳，心裏想葉挺爲什麼會在香港？香港這樣的地方的確有點怪異，但是我秘密着，我沒有把這消息轉告別人，這比畢雲程先生把葉挺的消息告訴我那時的情形還更秘密。

有一天，在九龍，旺角通菜街我們的寓所裏，我會見了一位客人，L君把他介紹給我，他是葉挺。

非常奇怪，我立刻走近他的身邊，我們親熱地握了手，——我平時不大會刻劃一個人的軀，瘦，高，低，他生來是怎樣一付儀表，恕我不能描寫，總之我覺得他是一位活潑，壯健，沉默，然而必要時很肯說話的壯年人，樣子和我以前在中學的時候一位愛弄數學的朋友很相肖，他的熱烈，誠摯的態度是尤其相肖，這使我忘記了我們彼此間的生疏，他在我的面前不覺得有什麼秘密。

那時候我不曉得和他談些什麼話，也沒有把他說的話以及說話時候的表情和動作記下來，記得L君曾經對他這樣說：

——你的名字已經給他寫進小說裏去了！

的確有這回事，是在我最初發表的短篇通訊員裏面我不覺得有什麼隱秘地寫到過他，不過不會寫出什麼來，那是不值得提起的。

以後我一連看了他好幾次，他很喜歡文學。

爲了一件小事，不久我來上海走了一趟，我告訴吳奚如我在香港遇見了葉挺，他說以前曾經做過他的部下。托我帶一封信給他。

我和密斯W住在福履理路一個小三樓上的時候（這地方吳奚如從前任住過的）一天我們學着我們鄰下的很野蠻的樣子在煮菜吃，葉挺忽然和老朋友M走到我的屋子裏來了。我對他說：

——這房子以前就是吳奚如住的，奚如在那裏寫了許多文章，現在我住在這裏，希望也寫幾篇出來。

他告訴我，他這一次在洛陽見着了蔣先生。我問他：

——蔣先生抓你沒有？

——那裏抓，我們談得很暢快。他回答說。……

現在，中央已經正式委葉挺做第四軍軍長了。（東平）

徐向前小史

徐向前是山西五台人，今年約三十多歲，身材瘦而長，口才很好，模樣兒看去很有些像是位小學校長。他和彭德懷蕭克等一樣在共產黨中是比較後起的人物，但他却是第一個和贛繼勳由鄂豫邊境經陝南而入四川的。他曾以三四千的部隊，雄踞川北，使得劉湘，田頌堯，劉存厚，鄧錫侯等數十萬之衆的五路大軍，束手無策。後來賀龍的偷渡長江，蕭克的探路，朱德毛澤東領導下的紅軍主力由江西突圍北上，目的無一不是爲了求和徐向前的部隊會合。所以徐向前的入川簡直可以說是爲着共產黨奠定西北基礎的第一點。

徐向前是怎樣入川的呢？他入川的經過，以及後來和朱毛蕭賀的會合，頗有一紀的價值，而且一定也是讀者所急欲知道的，約摸是在民國廿一年間，鄂豫皖邊赤區的首府所在地金家寨，被國軍所攻破，弄得徐向前和贛繼勳無家可歸，只好從老河口（在鄂豫邊境）轉戰而

入陝南，當時中央軍胡宗南劉茂恩兩師在後面趕得很緊，使他無法在陝南立足，於是就循終南山脈，經南鄭（漢中）直下四川。這一條路是古褒斜道，也就是三國時鄧艾偷渡陽平的地方，非常險巇難行，可是，艱苦卓絕的徐向前部隊，却終於通過了。他們到了四川，川北是屬於田頌堯的防區，這時川省正在內戰，劉湘劉文輝演着的一幕取成都的好戲，田頌堯兩目耽耽，伺隙而動，滿想來一個鵝蚌相爭，漁翁得利，完全置北道於不顧，不料漁翁未做，先做寒翁，川北南江通江巴中三縣，於數日之間，完全落入徐向前之手。徐向前連得三縣，休養生息，聲勢漸漸的浩大起來，本來在他旁邊還有一個極大的危機，那就是中央軍胡宗南師已經趕到萬源，離開他佔領的區域，只有一日的途程，可是湊趣的田頌堯，抱着門戶之見，深恐中央軍來奪他的地盤，通電力爭，硬說他的部隊對付徐向前已有餘，於是胡宗南師乃不得不退出萬源。其實田頌堯的部隊，那裏是徐向前的對手，胡宗南師既去，川省又在內戰，正是給徐向前下手的絕好機會，遂西入昭化閬中，南下儀隴營山，各路均勢如破竹，如入無人之境。

徐向前在川北的勢力既大了起來，乃又謀東襲宣綏。宣綏是劉存厚的防區，有人勸劉存厚防備一下，劉存厚却笑着回答說：「從來土匪只搶富庶之區，現在我這裏都是著名瘠地，他們未必會來，只有楊森那邊，地處三江下流，才有危險。」他是錯把徐向前所領導的紅軍，當做尋常土匪看待了，所以綏定雖和赤區接近，却並不設防。徐向前本來不知道劉存厚的實力怎樣，起初只以小部隊游擊，不料一接觸之下，劉部都棄槍而逃，才知道劉存厚原來是這麼個不中用的傢伙，便也不客氣的向綏定進攻了。當徐向前的紅軍到達綏定時，劉存厚還懵然未覺，正在督署（劉仍自稱川陝邊防督辦）宴客，鼓樂喧天，忽得報徐向前已經入城，倉皇出南關逃命，不但軍械庫盡為徐向前所有，就是私財數百萬，也分文沒有攜帶出來。因劉存厚的急於南逃。徐向前乃長驅而西，城口萬源各地，於三日內完全為徐向前佔領。

徐向前以很少的部隊，在很短的時間內，獲得這樣大的勝利，這固然是由於紅軍驍勇善戰，但川省內政的腐敗，軍閥的拮据，也未始不是造成有利於徐向前的機會。據說川北各縣，田頌堯的防區內，每年預徵地租，自三四次至七八次不等，在徐向前未到達前，已預徵至

民國七十年，貧瘠小縣，那裏經得起這每年百萬元以上的負擔，自無怪人民的歡迎徐向前來解放他們的痛苦了。川北各縣既多半控制在徐向前的勢力之下，劉湘才感到勢大難制，恰好他和劉文輝的全武行也已告一段落，成都既取，劉文輝也已被他逼往川康邊境，於是乃回轉頭來，以川省各軍，組成五路，百數十萬大軍來和徐向前作戰，可是川省久行防區制度，軍閥各自爲謀，不肯守望相助，所以雖然調動了數十萬大軍，仍舊拿徐向前沒有辦法，只好改攻爲守。而徐向前乃得從容養生休息，他在川北和四川軍閥對峙，足足有三年之久。

直到一九三四年十月，在江西的紅軍中央區，遭國軍的包圍，封鎖，壓迫，防地越縮越小，不得已突圍北上，求和徐向前會合。徐向前爲接應起見，乃亦離開川北，由川西南下。嘉陵江本來很難渡，可是嘉陵江陳地，自蒼溪閬中以迄南充，又是由田頌堯負責佈防，閬中爲田部第三縱隊劉漢雄及二十二路指揮何德隅的所在地，這兩部要算是最不中用的，一經和徐向前接觸，就全綫崩潰，甚至連後方的收容陣地，都保不住。徐向前既渡過嘉陵江，梓潼一帶，又成爲田頌堯部的潰兵區域，在田頌堯防區後面的鄧錫侯部，只好退守倍江。徐向

前乃乘着銳氣一鼓而下，以疾雷迅風之勢，突破江油中壩之綫，佔領彰明，一時成都大爲震動。人心恐慌，居民紛紛逃難。幸虧徐向前的目的在接應紅軍主力，他並不來取成都，反而由西北入番地，在這蠻荒千里四無人烟的所在，又遭中央軍的種種攔截，苦戰了好久，終於得與朱毛蕭賀會合在四川甘肅邊境的會寧，靜寧，海原一帶，造成大團圓，實在是很不容易的。

現在，徐向前已率部在晉北前綫和日寇作戰了。山西是他的故鄉，五台又正在寇氛日劇之下，所以他的抗日，不僅是衛國。而且是保家。